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二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校正　王繼牒　恭閱

文王

文王名昌季歷之子嗣爲西伯周公追王曰文王焉西伯之爲世子朝於季歷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西伯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西

伯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西伯之治岐也發政施仁必先窮民之無告者伯夷呂望聞西伯善養老來歸以就其養呂望已年八十餘釣於渭水西伯出獵載之以歸尊之爲太公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

以告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韓昌黎爲羑里之操曰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曰韓退之作羑里操道文王意中事

有莘氏美女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乃釋西伯西伯歸而獻洛西之地方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更賜得專征伐虞芮之人有獄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爲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二十祀西伯耄年九十七詩人歌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初文王在羑里因伏羲所畫之卦演彖詞焉

是爲周易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
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何爲
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
也又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
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
要唯變所適陸子曰其爲道也屢遷不遷處變
動不居居處周流六虛實處上下無常常處剛

參相易不易處不可爲典要要處惟變所適不變處程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楊氏曰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易不以易爲已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已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包羲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已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妙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者吾

之一也一一者吾之一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知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

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故夫乾彖之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

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乾者一畫之坤坤者兩畫之乾也乾坤之彖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巳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

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原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

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指吾之始名之曰元言吾之通名之曰亨言吾之利名之曰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

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
坎離爲水火指吾之巽兊爲山澤又指吾之變
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
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
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
爲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
爲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
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

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
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
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
咎其欣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
悔齒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
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
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
二謂之一謂之巳謂之巳者亦非離乎六尺而
復有妙巳也一也善學易者求諸巳不求諸書

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此心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傚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沉虛隔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為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

耳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迓也亦危矣然巳復則如常矣無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無咎無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於王庭非得志也介於石非止也

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又曰天地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諸儒唯知有說有義之謂易不知無說無義之謂易說猶無可言義猶無可說而況於無說而疆鑿其說無義而疆起其義乎深悟無說無義之爲易則庶幾乎入何思何慮之妙明大易一貫之旨矣劉氏曰易有平白坦易之塗躬行誑淵便造聖人聖處而學者忽之且言易如

虞飜陸希聲深矣皆托異夢寄古人以開其說豈易果難言必有神授而後至耶不必爾也惟遵平白坦易之塗足矣易固多術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其本則用自應何謂本復是已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爲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爲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梲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

昧易才士曰易贊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　乾之彖曰元亨利貞楊氏曰六十四卦皆元也皆亨也皆利也皆貞也今夫人一話言何從而始乎一念慮何從而始乎非元乎日用應酬變動不窮非大亨乎咸有利焉非利乎巳則利乎物又有正焉正則行邪則否正則利邪則害自一人之身一日之中元亨利貞咸具焉而況于他乎蠡測曰乾有六龍皆其自然之變化而或者

擬議於潛見惕躍飛亢之間是爲齊其末君子問其是龍非龍而已龍德無虧則時潛而潛時見而見以至於時惕時躍時飛時亢而惕躍飛亢所謂時承以御天豈容一毫意必措置于其間哉彼潛見惕躍飛亢之不當其時者以其非龍故耳故根本只在龍德龍德如何自強不息而已自強不息非有所加吾本是龍適如其體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有多術乎哉又曰易之道明說屢遷不可爲典要故此六爻之用謂一人

占一爻可謂終身具六爻可謂一日之間一事之頃一念之微而具六爻亦可潛中有見亢中有惕躍中有飛飛中有潛以至展轉變化莫測其端蓋不可以言解不可以慮通者也嗟乎安得忘言絶慮之士而與之論六龍之用哉　坤之六二周公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楊氏曰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

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無不利習者勉強本有者奚俟乎習蠡測曰文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是知有所疑者便不直不方不大假習而反不利故學求無疑而已矣前所云知至知終是所以爲無疑也

蒙之彖孔子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楊氏曰不習不知之謂蒙以不習不知養之是謂作聖之功正者夫人之所知初不高遠初不

幽深事親而已事長而已忠信與物而已視聽言動而已王氏曰蒙者穉也山下出泉蒙解之者曰靜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無智巧無伎能無無筭計純一無僞清靜本然所謂蒙童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人爲害之是爲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是繫縻於混沌反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計筭反爲經綸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

清靜之體所謂溥博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成大人之學在是矣　履之九二周公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孔子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楊氏曰人行乎世道甚坦坦無疑無阻而人自亂者因物有遷作好作惡自昏自亂胞中擾擾矣豈能幽哉幽人貞吉幽人之心無以異於擾擾者之心心自無體自清明自寂然不動視聽言動心思皆其變化彼昏者自不明自擾擾自爲繆亂爾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亂不自亂由巳非

外取其道也其曰貞者正也正者道之異名又足以明非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　豫之六五周公曰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楊氏曰未能無我其中未能盡亡故為正道之疾恒不死言其意終不死象曰乘剛者九四為剛六五乘之剛者堅物人執義之堅如之然此乃妄意強立巳私此心中虛實無有我其妄立我乃外意爾非虛中之所有故象特發乘剛之象以明其在外恒不死之象學

道孜孜學不動心而其中隠然未能脫然而虛
者往往而是故聖人於此致其誨　復孔子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楊氏曰三才之
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事非天地之心何理非
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啓之必從
其易明之所而啓之萬物芸芸萬物循循難於
辯明陽窮上剥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
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

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即人之心即天地即萬物即萬事即萬理言之不盡究之不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處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三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雪也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也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羅

氏曰雷潛地中即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自純矣若謂有端可求有象可覩是商旅紛行而后省旁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哉　无妄之六三周公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楊氏曰六三无妄之爻非爲邪者以未能不作意不能不立於我故謂之災人性本善

本神本明志在於善反罹其災志在於得反有所失心在於靜得靜則失動矣心在於一得一則失二失三四失十百千萬矣心在於萬得萬又失一心在於同則得同得同則失異矣心在於異則得異得異則失同矣心在於實則得實得實則失虛心在於虛則得虛得虛則失實心在於中則得中得中則失四方心在於四方則得四方得四方則失中心在於知則得其知得其知則失其不知心在於不知則得其不知得

其不知則失其知大抵有得則有失無得則無失無得則得無得得無得則又失有得矣有得非粗無得非非精愈深愈窮無深無窮惟自覺者四闢六通變化無窮是爲大中莫究厥始無窮厥終無得尚不足以言之而况於有得乎故取或繫之牛爲象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之九五周公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楊氏曰五爲中中爲道九五得道者也然有疾焉意或微動而過差此疾既小不

藥自愈如加藥焉其病滋甚故象曰不可試也此文唯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此何等義理也有病而勿藥有過而不改殆不可解也此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加藥則不蒙矣則有知矣有知則不一貫矣則妄矣大休无妄起意於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疾則於意上生意疾中加疾此疾此妙非大非小惟道心大明者始知此未至於大明者終疑 ○咸彖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觀其所感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楊氏曰既以感感應相與

而說　夫爾曰止者何非止與說離而爲二止與

說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

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

止說之道乎　咸之九四周公曰貞吉悔亡憧

憧往來朋從爾思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程子

曰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聖人感天下

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

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楊氏曰初拇二腓三股五脢上輔頰舌九四居中正當心象爻辭亦言心之所爲而不明曰心者何也心非氣血非形體惟有虛明而亦執以爲巳私若一物然故聖人去心之名厥乎巳私之釋而虛之神著矣王氏曰山澤通氣以山之虛配以澤之潤唯虛故通實則不通矣故曰竅于山川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

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辨色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別聲心存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咸者無心之感虛中無我之謂貞貞則吉而悔亡无心之感所謂何思何慮也何思何慮非無思無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然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故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世之學者執于塗而不知其歸溺于慮而不知其致則爲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

矣又曰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感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皆本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世儒泥於典要恩爲昧夫所爲虛寂之體聖學所以不明造化或幾乎息矣

恒彖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楊氏曰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照然矣苟以爲所感自

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不恒無所不通無所不恒曰恒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天地萬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

又曰象言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此非訓詁之所解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王子曰君子

體夫雷風爲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晋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王氏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爲晋之象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無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視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曰自知皆非有待於外、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

欲楊氏曰山下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德日損學者好讀書而不懲忿窒欲猶不讀也喜窮究義理而不懲忿窒欲不成義理也雖已得道而不懲忿窒欲是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陸氏曰但懲忿窒欲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楊氏曰凡

善即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已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疆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臭芳之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亦如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本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

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胸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阻滯也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楊氏曰子曰據於德德得也實得於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思慮之所通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一而已矣豈有道德之異哉人心有昏之間故聖賢立言辨析其所以異自古昔以來崇道者紛紛而得道者千無一萬無一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爲道以言語

之所及爲道則安能無所不通變化無窮哉據
之爲言非若有若無恍惚之間也實有而實可
據也惟其未嘗思而思也未嘗爲而爲也蒙以
養正養此也順是而養之自漸至於高大不可
揠苗也揠苗者是無妄之疾而施藥也愈益其
疾矣惟蒙可以養之蒙者文王之不識不知也
孔子之無知也善養德者莫善於此道雖洞明
質有故習故習難於頓釋也順而養之意態不
作則本德自明自神自無不善自高大矣本無

高因人之卑陋而名其不卑陋者之爲高高本無大因人之小狹而名其不小狹者之爲大曰順曰積皆設爲之辭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彼未有德者往往徇名失義徇名失實是謂章句儒

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程子曰艮其

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艮其背止其所不見也陸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楊氏曰舍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爲光明而後爲得易之道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在乎前不在乎後凡

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口手足之所為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為艮惟此為止其所背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強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矣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非有所而

欲无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本無止本無所今曰止止其所著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止之止真止矣夫是之謂止其所耳使有我則有所矣王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唯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故止也心之官則思思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鑒之應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爲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著于無思卽爲沈空著于有思卽爲逐物无思而无不通千聖之絕學

也先儒謂不出位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之類專以應迹言未明思之本旨也然不出位之思即不顧乎外之意心與迹亦非判爲兩事艮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是以無用爲用也李氏曰震艮二卦聖人道問學之大事也凡爲學者學問日博則聞見日廣聞見日廣則道理日積道理日積則實惜日深日積日深日蔽日錮雖有豪傑不能自解脫矣此正所謂利欲深坑殺人陷阱雖聖人與居亦末如之何

者曾不知學貴知止止必有所故艮以背爲所而止以不獲身不見人爲背無所止而自止者此至善之止也此於止知其所止之止也有絲髮未净非背止之止矣故自趾以上分爲五爻皆止也而非其背非真止矣艮趾者步亦步之學也艮腓者欲其止而恨其不能止之學也此其可望者也艮限者艮於動地而強欲其不動告子強制其心之學也終不可與有言者也艮其身飭躬者也艮其輔謹言者也皆艮也而非

其所難以言艮矣不艮不足以言學故以敦艮終焉然則言天下之真學問者非止與止則定定則靜靜則安可以照鑒可以扣擊可以平均可以經世而出世雖然苟非鼓之以雷霆至於喪身失命億喪貝億无喪有事未易以蕩滌而遽止也　蠡測曰文王彖辭乃微言密旨宜備述於篇而人已熟習之矣周公爻辭亦因彖而發故并附見間摘其有所發明者使得以觸類其全焉雖然謂之發明猶屬意言易非意想語

言之所能及在善悟者以神會之不然創[illegible]矣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脫衣冠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不聽乃還師居二年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

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矣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謗矣武王曰嘻乃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十有三年復大會於孟津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天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二月王陳師於商郊與紂戰於牧野紂師敗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問曰入殷若何周公曰臣聞之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私惟仁之親武王曰善哉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武王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

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之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武王克殷乃反商政政由舊封比干墓釋箕子囚式商容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大賚於四海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

之約行之傳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傳可以爲子孫之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之類各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

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屨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

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
户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
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
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
之銘曰隨天之時必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
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
背德必崩弓之銘曰屈伸之儀廢興之行無忘
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
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十有九年王崩年

九十三蠡測曰藏約二字自精一而來後孔門約禮孟子守約又憲章乎此者也故知約則知宗矣武王應天順人以斯成治而尤申問于踐祚之初者固其無巳之衷亦闡發以示萬世之指歸守之無斁故曰爲子孫恒敬義者義即是敬非有二也主一之謂敬息與欲乃其二三者耳諸銘詞皆明此旨亦不可以忘一語是又其銘詞中之奧緊者哉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之諸父一云庶兄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恠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乃解衣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武王旣克商訪于箕子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
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八庶徵曰雨曰
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
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
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九五福六極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爲禾黍箕子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蓋指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云朱子曰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陸子曰皇大也極中也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

比居可封叶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
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歛此五福以錫庶民捨
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惟皇上帝降衷
於下民衷即極也凡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
則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
保有是心即爲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
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身或不壽此心
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
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

心此心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心若邪無不是禍也孫氏曰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蔡氏曰皇極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咏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优然而倍悠然而得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蠡測曰皇極郎太極之謂錫極者愚夫愚婦可以與能也洪範與易皆備言天下之事物以明宇宙間無一事一物不在吾心之中亦無一事一物足爲吾心

之礙二書之旨一而已矣稽疑必龜從筮從者重無心也使汝與卿士庶民皆從以無心是即龜即筮固不必以龜爲龜以筮爲筮也惟辟雖言君道要亦指吾天君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作福非作好作威非作惡玉食非口腹不然而從其小體即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凶害不免矣庶徵之應即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旨亦猶別教中所謂一念心礙被地來礙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一念心喜被風

來飄皆同此意耳福極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猶易之吉凶聖與人同不是聖人有福而無極有吉而無凶也特其所以處之不同夫惟其處之不同則福固是福極亦是福吉固是吉凶亦是吉陸氏所謂論人一心者是也洪範之旨無疑而易之旨亦不能外矣

周公

周公名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仁異於群子能傳其父之道曰文王我師也及武

王卽位輔翼武王用事居多佐武王伐紂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周公乃設三壇北面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以旦待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於是乃卜三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入賀曰王其無害乃納册於金縢匱中王翼日

乃瘳後武王崩成王幼公相王踐阼攝治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公使管叔蔡叔監殷二叔疑公流言於國日公將不利於孺子公避居東都東人歌之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公遜碩膚德音不瑕後成王感風雷之變發金縢之匱乃迎公反國管蔡武庚率淮夷而反公乃奉王命興師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公作無逸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作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作易之爻辭凡三百八十四爻爻繫之詞焉荀子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夫是之謂大儒之效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

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或問程子曰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蠡測曰世稱周公制作勳猷周官法度皆其跡也公之秘密在易爻詞與夫歌詠文王諸詩夫公爻詞言言

如鏡花水月不可執捉而後人欲以訓詁明之若猶豕之牙載鬼一車等皆欲強爲之解其可通乎孔子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詞也謂之樂而玩其不可以言解意度明矣以無味味之以不解解之涵濡既久一旦豁然是樂而玩之之旨也詩歌不識不知於乎不顯等皆宣明道奧吐露無餘孔子删詩學易異世傳心論爻要蘇全在于此若謂欲行其道於事業之間豈不遠哉爻辭宜備録而世方專習故閣有所采附文王

編中然終不可不備取而玩之也

衛武公

衛武公名和作抑之詩以自儆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於乎小子告爾舊止

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衛人美之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兮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嚴氏曰抑詩自儆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大學中庸相表裏蠡測曰庶人之愚日用不知也哲人之愚賢知之過仁知之見也德行本於覺知德者也與衆灑掃以爲民章不外尋常而證至道也不愧屋漏是處皆心也神之格思吾心即神也未知臧否未能擇善也手攜示事而命耳提明白指示不外耳目手足語默動靜之間

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抱子之知郎知也誰夙知而暮成郎知郎了無等待也靡盈不增也切磋琢磨無可添惟有可減也寬綽戲謔張弛不礙也伊傳而後惟武公得其宗矣

文王篇 羑音又 虢音閥 拇音母足大指
腓音肥足肚 脢音梅背肉居心上

武公篇 耄音帽